

第一章 齋教

第一節 齋教發展概述

在現今臺灣宗教研究的學術討論中，「齋教」似乎已經成爲一個特定名詞，它指涉了三個自清朝時期以來，廣泛流傳於臺灣各地以在家持齋修行爲特色的民間教派：龍華教、金幢教與先天道。¹因爲這三個教派在信仰上，與明清時期以來的民間秘密教派類似，都以「彌勒下生龍華三會」爲中心教義。也就是他們都認爲宇宙的主宰無生父母（或稱無極聖祖、無生老母）在龍華初會時，會派遣燃燈佛下凡，廣渡二億在人間迷失本性的「原人」；龍華二會時，會派遣釋迦佛下凡，再救回二億「原人」；龍華三會時，再派遣彌勒佛下凡，將剩餘的二億「原人」渡盡。²此外他們的宗派淵源也都可以追溯到創立於十五世紀時的民間秘密教派「羅教」，因此日治初期的調查即統稱他們爲「持齋宗」。³在日治時期明治四十年（1907）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開始以「齋教」來稱呼這三個宗派。⁴如此的分類，受到大正八年（1919）日本官方首次正式實施的宗教調查所沿用，⁵之後「齋教」一詞遂成爲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的統稱。而「齋堂」，即是齋教徒舉行法會儀式的固定建築場所，也是齋友聚會的根據地。⁶

「齋教」又被稱爲「在家佛教」，根據齋教研究者李添春曾約略介紹，之所以稱他們爲「在家」，就是認爲齋教是不放棄在市井營生，而在家持齋奉佛，以俗人身份維持佛教，但不圓顛方服出家的教派。⁷至於齋教與佛教

1 關於齋教三派傳到臺灣的簡略介紹，可參閱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79-102。

2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8。

3 《南部臺灣誌》殘抄本（1902年，無出版資料，成文出版社於民國74年（1985）影印出版），頁25-30。

4 岡松參太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卷二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7年），頁216-20。

5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79-82。

6 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頁；、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臺北：遠足文化，2003年），頁12。

7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79。



的密切關係，在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的羅祖傳說上，即是以其因佛教經典《金剛科儀》而悟道，而在十五世紀時創立了秘密教派「羅教」，成為許多民間秘密教派的共同祖源所在。特別是這三個教派與一般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教派類似，都借用了原本是佛教的「彌勒下生龍華三會」教義。⁸因此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在形塑自我的歷史時，亦多摻及佛教歷史，構成信徒多以在家佛教徒自居，因此亦被稱作為「在家佛教」。

由於清朝時期官府將民間秘密教派一律視為「邪教」，因此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這三個教派先後傳到臺灣來的時候，行事都相當低調。大部分都是齋友們即利用自宅提供作為修行傳法的場所，或進而設置成齋堂，或等到齋友人數眾多時，方自發性地共議創設齋堂。⁹

如果仔細觀察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三派，其實他們在信仰神明、祭拜儀式、誦讀經典、修練心法、階級稱謂以及神聖空間等方面，都有部分差異存在。早期研究者即有就教義、儀禮、本尊及從祀、誦讀經典、持齋、階級等方面，整理出三派中幾樣的異同：

三派的異同 教義、儀禮方面，三派都是大同小異。只是其中先天派所含的儒教思想比較多，金幢派則含較多道教思想而已。

本尊及從祀 三派都以觀音、釋尊為其本尊。其中，龍華派以阿彌陀、三寶佛、關帝為本尊，而金幢派則以阿彌陀、彌勒及自派的教祖為本尊。三派的從祀，除上記的諸佛之外，也有祭祀三官大帝者。在龍華派裡，還祭祀太子爺、媽祖、註生娘娘等。

經典 關於經典，三派都在早上頌讀《金剛經》、傍晚頌讀《阿彌陀經》。先天派還在中午時有頌讀《般若心經》的習慣。

持齋 持齋方面，三派就不一樣。先天派絕對不肉食、也禁止娶妻，但是龍華、金幢兩派可以娶妻，也不強制要絕對的素食。

階級 齋友的階級，三派都不一樣。（下略）¹⁰

不過由於齋教三派彼此具有相當接近之歷史傳承關係，以及自身認為

8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7-148。

9 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頁19。

10 村野孝顯，〈在家佛教としての齋教〉，《南瀛佛教》第13卷：第8號（1936年8月），頁10。

嘉義縣志 《宗教志》

在傳說教義上與佛教有著密切之關係，因此在二十世紀初期，調查者已開始觀察到他們同時都自覺地在慢慢「佛教化」了。¹¹「佛教化」當然可以說是脫卻明清時期對民間秘密教派「污名化」的干擾，也同時為自己尋得了一個優良出身的契機，如果能脫卻「基本教義派」的堅持，這的確是在新時代為自我奠定優良地位的聰明方法。也因齋教三派身為民間秘密教派所共有的歷史經驗，除了因易於受政治迫害，所以內聚力特強的特色外，其實踐性格亦大於理論性格，故而實踐方法教簡易單純，並容易因環境改變而調適期生存方式。¹²這也是日治後期齋教三派比起其他佛教徒，更能適應皇民化運動的重要因素。

11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80-82；參見王見川，〈自序：兼論齋教的研究與現況〉，收入王見川，《臺灣齋教與鸞堂》，頁62。

12 參見姚麗香，〈日據時期臺灣佛教與齋教關係之探討〉，收入楊惠南、釋宏印編，《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年），頁80、84。



表5-1-1 昭和二年（1927）各州廳齋教三派各階級人數統計表

| 派別 | 階級 | 臺北 | 新竹 | 臺中 | 臺南 | 高雄 | 花蓮港 | 合計 |
|-----|-----|----|-----|----|----|----|-----|-------|
| 龍華派 | 空空 | — | — | — | 1 | — | — | 1 |
| | 太空 | 3 | 9 | 4 | — | — | — | 16 |
| | 清熙 | 8 | 32 | 19 | 2 | 1 | 3 | 65 |
| | 四偈 | 3 | 47 | 10 | 2 | — | — | 62 |
| | 太引 | 1 | 89 | 9 | 2 | 1 | — | 102 |
| | 小引 | 1 | 90 | 1 | 2 | — | — | 94 |
| | 三乘 | 1 | 69 | — | 2 | — | — | 72 |
| | 大乘 | — | 113 | 2 | 1 | — | 3 | 119 |
| | 小乘 | 1 | 174 | 9 | — | — | — | 184 |
| | 無階級 | 4 | 82 | 2 | 1 | 4 | 31 | 124 |
| | 計 | 22 | 705 | 56 | 13 | 6 | 37 | 839 |
| 金幢派 | 首領師 | — | 1 | — | 2 | 1 | — | 4 |
| | 護法 | — | 40 | 2 | 4 | 1 | — | 47 |
| | 衆生 | — | 31 | — | — | 2 | — | 33 |
| | 無階級 | 1 | 18 | 1 | — | — | — | 20 |
| | 計 | 1 | 90 | 3 | 6 | 4 | — | 104 |
| 先天派 | 天恩 | 4 | 5 | 1 | 2 | 2 | — | 14 |
| | 證恩 | — | 2 | — | 1 | — | — | 3 |
| | 引恩 | 1 | 2 | — | 3 | — | — | 68 |
| | 無階級 | 1 | 23 | — | 3 | 1 | 1 | 29 |
| | 計 | 6 | 32 | 1 | 9 | 3 | 1 | 52 |
| 空門派 | 比丘 | — | 4 | 1 | — | — | — | 5 |
| | □□□ | 1 | 97 | — | — | — | — | 98 |
| | 無階級 | 6 | — | — | — | 6 | 1 | 13 |
| | 計 | 7 | 101 | 1 | — | 6 | 1 | 116 |
| 合計 | | 36 | 928 | 61 | 28 | 19 | 39 | 1,111 |

說明：1. 空門派本書「公」門派，茲依文意改之。

2. 「□□□」為原文印刷不明，似為「□□戒」。

資料來源：《南瀛佛教》第5卷：第4期，1927年，頁62。

基於其具有如此駁雜的歷史傳統，又身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政治環境，伴隨日本統治而來的「新式」宗教改革，齋教不免受到重大影響。特別是日本各佛教宗派進入臺灣後，其積極有力的傳教方式，更讓臺灣宗教界見識到宗教團體集體力量的強大。雖然早期都還只能是消極地加入日本佛教派系尋求保護，不過一等到時機成熟，有些臺灣宗教人也會開始思考臺灣宗教

聯合的方式。

在齋教聯合運動中，首先就有先天道長老黃玉階「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之擬定。根據近人研究，黃玉階擬定「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的時間是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之間。¹³「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的要點有，本島人凡持齋入會者，及僧人道士謂宗教中人，全臺應合併設一總會；本島各宗教，如持齋先天教、龍華教、金堂（幢或作童）教以及僧人道士等，皆當設一支會，或一廳設一支會，或數廳合一支會。¹⁴由此規則條文當可顯見其聯合臺灣宗教之企圖心，特別是齋教三派的先天道、龍華教與金幢教。如此初步的宗教聯合理念在當時並未能付諸實現，但如此的想法已深植在臺灣宗教領導人的心中，並逐漸成爲日本當局以及臺灣宗教界的共識。¹⁵

大正元年（1912）也有以臺南爲中心的宗教聯合團體「愛國佛教會臺南齋心社宗教聯合會」的組成。「愛國佛教會臺南齋心社宗教聯合會」簡稱「齋心社」，是臺南地區龍華教的德化堂、化善堂、德善堂，金堂（幢）教的西華堂、慎德堂，先天教的報恩堂、崇德堂等齋堂所共同組成的。其方式爲每堂利用神佛祭典的日期，每年辦公供二次。（參見表5-1-2）其公供之期，各堂人衆齊集演說經教並宣講聖諭及前賢處事治家格言。值東者午刻準備齋粥一餐，午後五時亦準備素席供參與者食用。¹⁶顯然他們已能利用統一的祭典日期，作初步的宗教振興的活動。其約束章程更有，「聯合會就各派齋堂共名齋心社」，「凡我宗教人等，喜爲佛門弟子，幸作盛事良民。三教原爲一家，須當互相和睦」等語。顯見龍華教、金幢教、先天教三派已有實際融合一教之動作。

「齋心社」是臺灣齋教三派首次付諸實行的聯合運動，雖僅限於臺南地區，但已爲未來齋教全島性之聯合運動，提供良好之示範，亦奠定了深厚之

13 李世偉，〈身是維摩不著花—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收入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臺北：博揚文化，2000年），頁81-82。

14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114-5。

15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115；李世偉，〈身是維摩不著花—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頁83。

16 王見川，《臺南德化堂的歷史》，頁37。



基礎。¹⁷

如此的宗教聯合在大正四年（1915）的西來庵事件爆發時發生了作用，使得西來庵事件時，臺南齋教徒受傷害的情況得以減到最低。因此在西來庵事件之後，提倡宗教聯合運動的聲勢高漲，已漸成齋教界的共識，促成了日後「臺灣佛教龍華會」的成立。¹⁸

表5-1-2 齋心社各堂輪流辦理公供日期表

| 日期 | 神佛祭典 | 值東者 | 派別 |
|--------|------------|-----|----|
| 正月初九日 | 玉皇上帝 | 西華堂 | 金堂 |
| 正月十五日 | 天官大帝 | 報恩堂 | 先天 |
| 二月初八日 | 釋迦文佛修行 | 崇德堂 | 先天 |
| 二月十九日 | 觀音佛祖 | 德化堂 | 龍華 |
| 三月十六日 | 準提佛母 | 化善堂 | 龍華 |
| 四月初八日 | 釋迦文佛誕生 | 慎德堂 | 金堂 |
| 六月十九日 | 觀音佛祖 | 西華堂 | 金堂 |
| 七月十五日 | 地官大帝、大勢至菩薩 | 德善堂 | 龍華 |
| 八月二十二日 | 燃燈古佛 | 化善堂 | 龍華 |
| 九月十九日 | 觀音佛祖 | 報恩堂 | 先天 |
| 九月三十日 | 藥師佛 | 慎德堂 | 金堂 |
| 十月十五日 | 水官大帝 | 德善堂 | 龍華 |
| 十一月十七日 | 阿彌陀佛 | 崇德堂 | 先天 |
| 十二月初八日 | 釋迦文佛成道 | 德化堂 | 龍華 |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見川，《臺南德化堂的歷史》，頁36。

根據日治時期著名的宗教研究者增田福太郎的紀錄，「臺灣佛教龍華會」是在大正九年（1920）三月十四日，於斗六郡斗南庄龍虎堂召集全島齋教代表一百二十名，召開創立總會，組織成立的。¹⁹在「臺灣佛教龍華會」的〈齋教三派合同龍華會設立趣旨書〉中有提到：

齋教雖一，無如立派不同，則有龍華、先天、金幢者是也。吾人欲圖宗教之振興，必合其派而溯其源，互相聯絡，庶幾眾志可以成城，同

17 王見川，《臺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0。

18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5。

19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歴して—嘉義郡—〉，《南瀛佛教》第11卷：第1號（1933年1月），頁8-9。

力可以舉鼎。因名龍華會，蓋取東來下生，彌勒三會咸歸於一致故也。同結龍天之緣，共修善後之果，必受學識階級指導。參酌日本佛教清規，權請金針撥翳，俾齋門內容，暫次改善。勿以捨近圖遠，與支那本山舊習是沿，可決然與本國養成純粹宗風。²⁰

王見川曾分析此宣示內容之主要重點，一是在名稱上，係遵循彌勒下生龍華三會之教義，而名曰「臺灣佛教龍華會」。二是為建立本山，藉此方可切斷與中國祖堂之關係，明白宣示向日本佛教學習，淨化宗風。²¹此分析固為的論，然若論其思考之先後次序，則當又以龍華、金幢、先天齋教三派，本欲思自身之宗教振興為上。而龍華、金幢、先天齋教三派，圖自身宗教之振興，方法則以「必合其派而溯其源，互相聯絡，庶幾眾志可以成城，同力可以舉鼎」之宗教聯合為主要手段。這就會觸及到齋教三派彼此的信仰教義認同差異的敏感問題了。

前已提及，龍華教、金幢教以及先天道三派若仔細觀察，他們在信仰神明、祭拜儀式、誦讀經典、修練心法、階級稱謂以及神聖空間等方面，彼此的確都存在著些許差異。不過由於其共同具有相當接近的歷史傳承關係，以及自身都認為在傳說教義上與佛教有著密切之關係，又在宗教調查者持續的「科學分類」組合之下，齋教三派的有志之士也逐漸自覺到挽救自身宗教繼續沉淪之道，除了向日本殖民者學習「新式」之宗教理念以外，本身的聯合亦是足以壯大自身的不二法門。只是在宗教振興的迷思底下，彼此間的宗教差異有時候確實都被刻意忽略了。這也是齋教聯合運動一直無法有效推展的重大關鍵因素之一。（參見前引文）

不過在當時熱心齋教聯合運動的宗教人士中，似乎漠視如此在宗教信仰上非常重大之差異存在，依然繼續熱心的推行著齋教聯合運動。在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五日，「臺灣佛教龍華會規則」正式得到臺灣總督府的批准認可了。在規則的第三條中可以看到，

本會所為之目的如左：

一、鼓吹尊王愛國，以基大乘佛教之趣旨，圖島民之開發普及風教，

20 〈齋教三派合同龍華會設立趣旨書〉，引自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7。

21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8。



且興社會公共事業，以資佛教真旨之振興。

二、全島各齋堂所用經文法式等，漸為一定；兼設置本山，以期本島齋教之統一。²²

在這裡可以明顯看出，「臺灣佛教龍華會」確實是以抬著「鼓吹尊王愛國」的響亮招牌，進行其宗教聯合運動；同時也是藉著學習日式佛教的方式，來遂行其運動之目的。在此條文中，即不諱言的可以看出其設置本山之目的在於「本島齋教之統一」，方式則是「全島各齋堂所用經文法式等，漸為一定」。這項經文法式統一的工作還被列為「臺灣佛教龍華會」第一期所要完成的工作。²³在之後的「財團法人臺灣佛教龍華會的寄附行為」中，可以看到其所要統一之經文法式的初步構想，其具體內容為規定每年有兩回統一的大祭典，即釋迦誕辰日與觀音誕辰日，以及每月一日及十五日均須舉行例祭，特別於每月的例祭上更須以研究日式佛教為主的大乘佛教。²⁴縱然只是如此初步的構想，當時來到臺灣佛教龍華會大本山天龍堂巡視的增田福太郎，也細心的觀察到執行上的困難，並留下了些許的期許：

現在分散於本島各地的先天、龍華、金幢三派，信徒總數約略（大正九年十二月調查）十八萬人，而齋堂的數目高達六百三十餘間。大正十一年，該會創立認可的時候，信徒十二萬餘人，大小齋堂數量達二百三十餘間。其齋友堅定信念，為了信仰不惜身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原本身為宗教信仰者，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很遺憾的，其中往往出現了不少人誤解釋尊正統傳授的佛法，墮入民間迷信。為了創始該會，他們要向內地活佛教學習，發揚佛教真義，以此提昇傳道布教的成果。但在面臨宣傳這項理念之際，奸黠不逞之徒屢次利用他們無智之輩的迷信，以此圖謀不法。內地宗教讓內地人自己去建立；內地人在布教傳道之前，為某某而苦；有必要去信奉內地式的宗教嗎？等等諸如此類，純潔無垢的民眾便因此觸犯法律，喪失世人的同情，呈現令人憐憫悲痛的狀態。如今本島統治成果日益提昇，在人文方面一日千里地，能令庶民百姓一同從昔日迷夢中覺醒。在這能夠體念一視同仁之深心的今天，檢食只知道墨守舊態，完全喪失活動能力的中國佛教之殘渣，難道不正是學習與時局進步背道而馳的愚行嗎？²⁵

22 王見川，〈日治時期「齋教」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頁149-150。

23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歴して—嘉義郡—〉，頁9。

24 參見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歴して—嘉義郡—〉，頁12。

25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歴して—嘉義郡—〉，頁9-10。

在增田福太郎的觀察中，臺灣齋教三派雖然人數眾多，也有持續的宗教聯合與革新的努力，只是仍是受到眾多教友質疑偏向日式佛教的言論攻擊，致使運動難以推展。不過這也正是他們運動努力的方向之一，無可避免地必須與保守份子堅持奮戰、纏鬥不息！

經過有志之士的努力，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臺灣佛教龍華會」已在臺中州設立十一個支部、臺南州設立九個支部（其中嘉義郡三、斗六郡二、臺南市一、曾文郡一、虎尾郡一、北港郡一）、臺北州及新竹州各一個支部，一共已設置了二十二個分部了。²⁶這是日治時期全臺灣最具規模的齋教聯合團體。

表5-1-3 大正七年（1918）嘉義廳齋友數

| | 先天 | | 龍華 | | 金幢 | | 不明 | | 計 | | 總計 |
|-----|------|------|------|------|------|------|------|------|------|-------|-------|
| | 住在齋堂 | 住在自宅 | 住在齋堂 | 住在自宅 | 住在齋堂 | 住在自宅 | 住在齋堂 | 住在自宅 | 住在齋堂 | 住在自宅 | |
| 直轄 | - | 7 | 2 | 97 | - | 15 | - | 22 | 2 | 141 | 143 |
| 中埔 | - | - | - | 8 | - | 5 | - | 1 | - | 14 | 14 |
| 竹頭崎 | - | - | - | 26 | - | - | - | 49 | - | 75 | 75 |
| 打貓 | - | - | 3 | 113 | - | - | - | - | 3 | 113 | 116 |
| 土庫 | - | 5 | - | 36 | - | - | - | 2 | - | 43 | 43 |
| 斗六 | - | 8 | 3 | 215 | - | 1 | - | 8 | 3 | 232 | 235 |
| 西螺 | - | - | 2 | 70 | - | - | - | - | 2 | 70 | 72 |
| 北港 | - | - | - | 106 | - | - | - | 2 | - | 108 | 108 |
| 樸仔腳 | - | - | 2 | 23 | - | - | - | 1 | 2 | 24 | 26 |
| 東石港 | - | - | 1 | 27 | - | - | - | - | 1 | 27 | 28 |
| 鹽水港 | - | - | - | 90 | - | 33 | - | - | - | 123 | 123 |
| 店仔口 | - | - | - | 35 | - | 2 | - | 1 | - | 68 | 68 |
| 計 | - | 20 | 13 | 876 | - | 56 | - | 86 | 13 | 1,038 | 1,051 |

資料來源：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47。



第二節 龍華教

龍華教之開祖一般均傳說是羅祖，他約生於明朝正統七年（1442），歿於嘉靖六年（1527）；羅祖最初出家，師事臨濟宗吳際明禪師，僧名稱爲悟空眞惠。據其著《五部六冊》之《苦功悟道卷》記載，其念佛八年，研究《金剛經》三年，遊訪名山二年，共苦心參學十三年，始獨立創教。初期之開教在北京附近，漸次南下，二祖應繼南及三祖姚文字時移至浙江；傳至四祖普霄時，其將該派要應用之《龍華科儀》諸經典乃至堂規制定完備，教勢大盛！迨傳至江西及福建時，號稱開堂四十九間，時當明清之際。五祖普步時傳教重心移到福建，之後的法脈依序爲六祖普錢、七祖普德、八祖普方、九祖普通。²⁷

龍華教傳至十祖爲普月，姓陳名光明，福建下底運白石頭人，在觀音埔傳教，創壹是堂。壹是堂最興盛時是在十一祖普樂以及其弟十二祖普應之時。²⁸十二祖普應歿於清朝乾隆五十三年（1788），之後由十三祖普聰接掌教權。當其時，有蔡普榮者，由福建移居臺灣，於嘉慶二年（1797）秋於大墩（臺中市後龍仔）創建「慎齋堂」。之後即以臺中爲中心，開展其壹是堂派教務。²⁹

關於漢陽堂派的創建，有一種說法是十二祖普應死後，大眾公推普聰爲十三祖。但其自愧無能，將法擔交其門人普有，不過教衆不服，普有乃將總敕印帶走，自往仙遊縣白角嶺創設漢陽堂。其後經其師及二十三位傳燈調解，始得妥協，憑空指鬪，結果普耀當鬪，是爲十五祖。³⁰另一種說法是，十二祖普應法擔是付與普耀，普耀謙讓普聰、普有。後因二公亂傳，普耀方於白鴿嶺建漢陽堂。嘉慶七年（1802）八月，龍華齋教重要份子，齊集福建，開經請空拈鬪，並請普聰、普有及二十三位傳燈作證，普耀承受鬪憑，接法擔。若依此說，普耀方爲漢陽堂派創立者。³¹

27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0、84-85。

28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5；江燦騰、王見川，《雲林縣發展史》第六篇〈宗教與社會〉，頁6-57。

29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3。

30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5-86。

31 王見川，〈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收入王見川，《臺灣的齋教與鸞堂》（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頁119。

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十九日，齋友謝普爵等，在臺南安平李普定宅中設立齋堂，號「化善堂」，是臺灣龍華教漢陽堂派齋堂的祖堂。³²嘉慶二年（1797）漢陽堂副敕（空空）普濤來臺傳教，迨至嘉慶九年（1804），普濤欲返福建承接其兄十五祖普耀法擔，乃將在臺副敕傳與謝普爵，並晉升為空空，總攬臺灣漢陽堂派之教務。³³臺灣龍華教主流三派中，只有漢陽堂派，傳有空空級之人物在臺傳法授「太空」職，才能領佛事，辦法會，掌一方教務。其餘教派，都要到福建祖堂，方能晉升太空位，領傳燈。³⁴可說臺灣龍華教三派中，漢陽堂派是發展最好的；其後亦門人輩出，分就臺灣各地建立齋堂，嘉義縣境內即以漢陽堂派的齋堂數量最多。

復信堂的始祖以往都以為是十五祖普耀。普耀俗名盧文炳，自幼持齋，二十四歲就入壹是堂捨身護法，幾年之後在教內也累積了不少功勳。但因看不慣教內人士對領導權的爭奪，先是隱居漢陽堂，其後又設復信堂於福州城內，成為復信堂之本山。清朝嘉慶九年（1804），普濤承接普耀法擔，承認復信堂之副總敕地位，於是三堂派各自成立系統，分途傳教。³⁵然根據彰化朝天堂流傳的說法，龍華教在四祖普霄之後，一直傳至十七祖普洲，便於福州八甲亭邁街建立起復信堂，此堂的第一代總敕為黃普捷（俗名黃敏，1778-1864）。³⁶彰化朝天堂的前身太極山就是復信堂齋友渡臺建立的，而朝天堂第一代堂主嚴普高亦曾於同治八年（1869）渡海參謁祖堂。³⁷

龍華教在現今嘉義縣境內之齋堂有：

一、本廳德和堂

位於溪口鄉本厝村五鄰本廳22號，主祀觀世音菩薩，祭典日期有元月九日、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十月八日、十月十五日等六次。³⁸相傳於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有臺南德化堂的齋友至此傳教，³⁹於是齋友吳普進、陳普國、何普慎等，於咸豐八年（1858）釀金購買柯家厝

32 王見川，〈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頁116-117。

33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1-82。

34 王見川，〈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頁127。

35 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86。

36 林美容、祖運輝，〈在家佛教：臺灣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現況〉，收入江燦騰、王見川主編，《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頁193。

37 林美容、祖運輝，〈在家佛教：臺灣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現況〉，頁194、196。

38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

39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180。



地建立齋堂，並購林家園地為香火之用，為保留與德化堂的淵源，於是定名為「德和堂」。同治十年（1871）再由齋友陳普瑞、林素興、何普甘、陳普慶、謝普覺、蘇普贊、林普機等發起重修，並捐贈田園以為齋堂香油之資。⁴⁰日治時期北港慈德堂未建之前，北港地區齋友都必須長途跋涉至德和堂參拜。⁴¹明治三十一年（1898）因大雨毀壞堂宇，由嘉義民雄、新港以及雲林北港、大埤之信眾合同重修。⁴²日治時期明治四十二年（1909）由李普合接任堂主，昭和十四年（1939）由李普安接任堂主。戰後初期因堂產土地糾紛，影響堂務發展甚鉅。⁴³主祀神為觀音佛祖與釋迦佛祖，配祀有彌勒尊者、維道護法、三界公、福德爺、灶君、太陽神、太陰神（月娘神）等。⁴⁴



圖5-1-1 本廳德和堂的鐘



圖5-1-2 本廳德和堂的鼓

二、民雄德和堂

位於民雄鄉東榮村三鄰中庄25號。民國四十二年（1953）信眾普金（烏秋）、李相近、陳連丁等發起將位於溪口鄉本厝村本廳之德和堂遷建民雄，但本廳信眾堅持留在原地。於是由陳王招治捐地二分餘於民雄鄉東榮村建立佛堂，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完成大雄寶殿、寮房、禪房等堂宇。首任堂主為普金。⁴⁵民國五十八年（1969）悟智受聘為住持，改稱德和禪寺。⁴⁶
（改稱德和禪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40 參見「建立德和堂碑」、「重修德和堂記」，收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頁78-81。

41 徐壽編，《臺灣全臺寺廟齋堂名蹟寶鑑》（臺南：國清寫真館，1932年），頁71。

42 參見張文進編，《臺灣佛教大觀》，頁235；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5。

43 張文進編，《臺灣佛教大觀》，頁235-236。

44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

45 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5。

46 朱蔣元編，《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山，1977年），頁404。



圖5-1-3 民雄德和佛堂神桌



圖5-1-4 民雄德和堂內供奉的九玄七祖牌位

三、溪口慈德堂

位於溪口鄉溪北村十四鄰民權街24號，與嘉義靜德堂、東勢善德堂、麥寮成德堂、土庫良德堂、良因堂等都由北港慈德堂分出。⁴⁷首任堂主鄭知高，為鐵道部退休高官，因妻子身體常年違和，故相偕修行。供奉觀音等眾菩薩，以及九玄七祖牌位。謂佛菩薩乃慈悲德行故堂號稱慈德堂，後改為慈德寺。⁴⁸現任住持法號法宗，原為產婆，後出家修行，平日鐵門深鎖，極少與鄰居互動，僅有恭請往生無祀靈位時，才開方便法門。大門對聯為：「慈航佛光普照遍世界，德寺法輪常轉歸淨土。」



圖5-1-5 溪口慈德寺神桌



圖5-1-6 溪口慈德寺招牌

47 張崑振、徐明福、林美容，〈清代臺灣的齋堂建築〉，頁95、96。

48 徐壽編，〈臺灣全臺寺廟齋堂名蹟寶鑑〉，頁71。



四、朴子正心堂

據傳創立於清朝光緒十八年（1892），最初係假太保王順記公館內設立正心堂，原位於頂灰磙。⁴⁹在日治初期有齋姑陳普契、陳普侍、侯氏順等人常住，主持每年數度祭典。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鄉紳項楚英主倡鳩金重建木造瓦葺堂宇，敷地擴達四十四坪。⁵⁰迨至大正十一年（1922）在鄉紳陳添貴等人倡導下，有日士川瀨吉藏、藤井福太郎、佐藤儀一郎及陳添貴、謝嘉、侯江、林天賜、謝清源、黃階侯、黃慎儀、黃班爵、蔡啓耀、鄭穉、鄭國樹、黃媽典為信徒總代表，發起改築，將佛堂遷移至灰磙南端郊野塩埔仔現址（即朴子市文化里十五鄰山通路73號）。由開山德譽靈堅擔任住職，隨即於大正十一年（1922）興建日式房舍「彌陀殿」，恭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佛像係由日本淨土宗大本山京都知恩院請回奉祀，其雕工細膩，莊嚴無比，彌足珍貴（現恭奉於前殿一樓），並成立護法委員會。大正十五年（1926）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上樑儀式，「奉上棟」即為當時上樑時繫於屋脊下大樑，為平安祝禱之物，至今已八十年，為高明寺開山見證歷史。「奉上棟」現保存於寺辦公室精美木櫃中，供人參觀。於昭和二年（1927）落成。⁵¹（改稱高明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圖5-1-7 正心堂山門



圖5-1-8 大正十五年（1926）
上樑祝禱之「奉上棟」木牌

49 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2。

50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248。

51 邱亦松，《朴子市志》，頁264、292。

五、水上鉉德堂



圖5-1-9 舊殿右側供奉開山黃廷獻等人牌位

創立於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位於水上鄉寬士村十鄰崎子頭30號，主祀觀世音菩薩，奉祀九玄七祖，祭典日期為農曆四月八日，常祭有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等。鉉德堂的建立是黃普岳（黃廷獻）生前意欲創堂為濟世之器，但因故未成而已歸西。其妻黃鄭氏與家人以家族商

號黃貴記之名，捐出所買大埕為堂地，並在眾齋友普清、謝普海、郭普景、盧普蘭、梁普註、涂普淨以及鄭彩、鄭彰、鄭清等人的共同醵金協助之下，於同治十三年（1874）將鉉德堂建立起來。⁵²迨昭和六年（1931）該堂遭受火災，即由堂主黃氏芷主倡鳩金重建堂宇。⁵³黃氏芷法號「永遠」，皈依義敏禪師，於大正十年（1921）開始擔任堂主，至昭和十五年（1940）始交由邱也好管理。邱也好法號「寬壽」，皈依臺北寶藏寺邱德香禪師，於昭和十六年（1941）與民國五十三年（1964）二度修繕堂宇。⁵⁴現已改稱為「法雨寺」，但仍可在其舊殿右側供奉開山黃廷獻、鉉德堂重興樂捐者、九玄七祖等牌位處看出鉉德堂的名號。（改稱法雨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六、柳仔林善德堂

位於水上鄉柳林村第四鄰17號。主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等。據傳在清朝道光年間，柳仔林附近齋友葉靖欽為清修起見創建善德堂，祭祀九玄七祖，為開山堂主。同治三年（1864）繼任堂主鐘王愁與齋友曾格、蔡普派、陳普瑞等發起募金重修齋堂，並購置香燭數筆，以為油香。

52 參見「佛堂碑記」、「鉉德堂香祀碑記」，收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頁72-75。

53 鉉德堂的由來有另一種說法，認為鉉德堂原稱「金華堂」，據傳創立於清朝咸豐年間，位於嘉義城內美街，為黃姓人家之私堂；因日治時期推行市區改正，由黃家遷移至現址。地方善信遂邀集八股，每股捐金五十元，計四百元，向黃姓者承購該堂，重振香火。大正十年（1921）黃氏芷參加八股內而擔任住持。參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75-276。

54 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76。



光緒七年（1881）曾由地方信徒賴滿圳、賴明瑞等發起捐獻添購香田數筆，以充油燈。⁵⁵

日治時期昭和七年（1932）臺南開元寺住持魏德圓與地方信眾張威國、薛如、董事黃靖卿、黃嚴卿、陳結財等發起重修堂宇，並聘請在地人陳寶妙（陳金水）⁵⁶接任堂主，管理人則由釋明淨（李件）⁵⁷擔任。戰後初期堂產還有二甲多可作為平常經費之來源，常住有七人。每年祭典除佛誕日外，十一月二十一日亦為大祭典。⁵⁸

民國五十年間，陳金水過世，⁵⁹五十五年（1966）明淨募集重建資金後，購置水上鄉柳鄉村176-6號土地，另建千光寺，並延請金淨尼師陞座住持，六十一年（1972）十二月大雄寶殿完竣。⁶⁰（千光寺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圖5-1-10 柳仔林善德堂大雄寶殿



圖5-1-11 柳仔林善德堂排匾

55 參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7。
 56 寶妙俗名陳金水，漢學出身，十九歲即投善德堂皈依滿淨師，後至開元寺受戒。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8。
 57 明淨出家於臺南開元寺，禮得圓和尚為師受具足戒，曾任臺南碧雲寺的住持、臺南縣佛教支會理事長，亦曾兼水上鄉苦竹寺的住持。參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7、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頁208。
 58 《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記祭典為農曆十一月十七日。見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67、參見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頁235。
 59 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頁166。
 60 參見朱其昌編，《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頁416。

第三節 金幢教

金幢教一般傳說是王佐塘於明朝萬曆年間所創，而在崇禎年間由董應亮發揚光大，之後金幢教主一職即由董應亮後代子孫世襲掌領。後由蔡文舉傳入福建莆田，創立「樹德堂」，是為金幢教南方之開基堂，樹德堂歷代堂主就是南方金幢教的總首領。⁶¹清朝雍正三年（1725）蔡文舉派下第四代蔡德州向臺灣傳教，是金幢教傳入臺灣之始。⁶²其派下傳有臺南慎德齋堂、西德堂、鳳山寶善堂、屏東慎省堂、社頭存德堂等。⁶³

金幢教來臺傳教的另一支是翁永峰派下。翁永峰號覺初，是蔡文舉的再傳弟子，但因在《懸華寶懺》的解釋異於傳統，而與蔡文舉不合；後在董應亮調停之下，准許翁永峰別立一派。其派下亦於清朝年間就已來臺傳教，傳有臺南西華堂、新竹存齋堂等。⁶⁴嘉義縣金幢教之齋堂大都是自臺南西華堂分出之翁永峰派下的齋堂，計有布袋金華山、竹崎清華山、昇平山、碧雲山等，金華山與清華山以「華」為名，可知與西華堂的關係；各堂皆以「山」稱，可知其淵源之一致。⁶⁵這幾間金幢教翁永峰派下的齋堂都集中在嘉義縣，是嘉義縣宗教發展上的一大特色。

一、財團法人臺灣省嘉義縣布袋鎮見龍里金華山堂

據傳其前身為蕭鴻雍創立於乾隆年間的布袋新厝「明德堂」，⁶⁶但因甲午戰事毀於戰火，所有佛像及法器由蔡天迺收存家宅中。迨日治時期明治四十二年（1909）李維新自臺南西華堂皈依歸來，在齋友廖炭、蔡港、林氏雲等人的協助之下，建堂於前東港庄土名後東港山頂，定名為「金華山堂」，供奉觀音佛祖，曾為臺南曹洞宗布教所第十四分教場。信徒遍佈在「布袋嘴庄」、「前東港庄」、「內田庄」、「東石港庄」等地，其數約有五十名，每年聚會四次以行禮拜，且於自宅之中，與家人共行之朝夕課誦亦

61 王見川，〈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收入王見川，《臺灣的齋教與鸞堂》，頁57、67。

62 江燦騰、王見川，《雲林縣發展史·第六篇·宗教與社會》（雲林：雲林縣政府，1997年），頁6-53。

63 王見川，〈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頁67。《臺灣省通志稿》記有嘉義增盛堂。李添春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98。

64 王見川，〈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頁66-67。

65 參見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頁34。

66 《金華山堂佛像沿革》，民國六十七年（1978）。



不懈怠。大正六年（1917）李維新西歸道山，蔡天迓、柯榴、林氏雲、邱玉瓶等人共同醵金遷建至布袋鎮見龍里內田一號現址，由蕭先呼為堂主，主祀觀音佛祖，同祀有三官大帝等，以元月十五日、二月十九日、四月八日、六月一日、十月十五日辦敬期。民國四十四年（1955），曾由柯清江獨資整修。⁶⁷八十七年（1998）又在眾信徒熱烈參與下醵資重建成鋼筋結構宮殿式建築。金華山堂被齋堂研究者張崑振譽為臺灣保持金幢教傳統最好的齋堂，其博士論文即詳細記載其儀式空間，並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留下金華山堂改建前的照片，彌足珍貴。⁶⁸



圖5-1-12 金華山堂外觀圖



圖5-1-13 金華山堂正廳

二、清華山

位於竹崎鄉義仁村三鄰下寮仔41號。據傳早在清朝乾隆年間，有一老婦人在自宅奉祀觀音佛祖，不幸發生火災；於是齋友吳其玉、郭族海等人於乾隆五年（1740）醵金建立堂宇，安奉佛祖，稱為「清華山觀音義亭」。⁶⁹後因震災傾毀，大正二年（1913）由義敏（周春木）主倡重建，改為叢林制度，定名「清華山德源禪寺」，⁷⁰是以清華山為地名之所在，稱為德源寺。⁷¹（改稱清華山德源禪寺後請參見第三篇佛教第五章）

67 《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書：嘉義廳》；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267；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嘉義縣市寺廟大觀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頁270；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頁164。

68 參見張崑振，《臺灣傳統齋堂之研究》，頁103-111；張崑振，《臺灣的老齋堂》，頁79、164。

69 參見嘉義縣政府清華山古蹟碑，立於山門右側。

70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八年宗教調查表》。

71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194。